

## “研究军事、研究战争、研究打仗”专论

## “强胜弱”背后的辩证关系

■毛炜豪

引言

所谓“强胜弱”，是指战争中战斗力相对较强的一方具有更大的获胜概率。战斗力是指武器装备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，由人、武器装备和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等基本要素构成。“强胜弱”是战争制胜机理的重要原则，要充分认识其内涵，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把握。从战争实践的宏观角度看，强弱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。

## 强和弱是相对的，可相互转化

强和弱是相对而言的，没有绝对的强，也没有绝对的弱。单就同一支部队来说，遇强为弱，遇弱则强，很难说它是强还是弱。即使是两支不同的部队，强弱之分也是暂时的；在一定条件下，二者还会发生转化。自然界中，涨潮时鱼吃蚂蚁，落潮时蚂蚁吃鱼。鲨鱼在海洋中处于食物链的顶端，但在陆地上连一只老鼠都无可奈何。相比自然界的动物，军队的战斗力成分更加复杂，受到物质、精神、客观、主观、人为、自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。有时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，同一支军队的战斗力表现差别也很大。战争中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以龙湾之战为例。元朝末年，陈友谅和朱元璋在长江上下游对峙。陈军擅水战，朱军擅陆战。1360年，陈友谅率水军大举进攻应天。朱元璋深知，陈友谅水军异常强大，在长江水面实施水战毫无胜算，于是设计将陈军诱骗上岸，设伏围攻。当陈军进入龙湾一带预定伏击圈后，朱元璋亲自指挥，大败陈军，还俘获了100多条大船和数百条小船，为最终赢得决战场铺平了道路。从这场战役来看，如果朱元璋选择在长江水面作战，那么在陈强朱弱的条件下，失败是大概率事件。于是，朱元璋设计诱敌上岸，使对方放弃擅长的水战而转为陆战。从陈友谅进入伏击圈那一刻起，双方实力就已经发生了逆转。这说明，智谋是强弱转化的重要条件。

除了智谋，官兵士气、战斗精神对部队战斗力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。俗话说“狭路相逢勇者胜”，在退无可退、避无可避的情况下，以勇敢无畏的姿态面对强敌，反而能够唤醒内心深处的斗志，激发出强大的战斗力。秦朝末年的巨鹿之战，赵国被秦军包围，求救于楚国。项羽率数万楚军救援，迎战秦军数十万人马。楚军渡过漳河后，项羽命士兵携带

3天干粮，然后凿穿渡船、砸碎锅碗、烧毁房屋，以此表明有进无退、死战到底的决心。楚军士兵在此绝境下，反而激发出强大斗志，在项羽的亲自指挥下拼死冲杀，经过连续九次冲锋，大败秦军。巨鹿之战不仅解了赵军之围，而且导致秦军从此一蹶不振。除了“破釜沉舟”，古今中外战史中还有无数这样的例子，如韩信“背水一战”、朱元璋“采石弃船”等等。

从能量运用的角度分析，这些战例表明，士气、斗志就像是“催化剂”，能够使士兵在短时间内激发出更强的“战斗能量”。这使得兵力、战力相对较弱的部队，在士气旺盛、斗志昂扬的情况下，可以激发比对手更强的战斗能力，进而战胜强敌。这就是在发起战斗前，指挥员往往要进行“战前动员”的原理所在。

此外，一支部队与友邻相互协调支援的程度对战斗力的强弱也有很大影响。如果这支部队在态势和心理上处于有利的地位，战斗力便比较强，反之则较弱。刘伯承说：“在战术上通常是，攻弱则强者也弱，攻强则弱者也强。”意思是说，攻击弱敌容易奏效，友邻的强敌失去了支援与依托，也变得弱了；而攻击强敌久攻不克，友邻的弱敌也变成强敌了。刘伯承这两句名言，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强弱关系的辩证法。

## “弱胜强”的底层原理还是“强胜弱”

通常所谓的“强”与“弱”，指的都是整体力量。“强胜弱”与“弱胜强”的主要区别，在于战术策略的不同。而不同的战术策略，本质上都是为了贯彻“强胜弱”这一基本制胜机理。以“敌弱我强”“敌强我弱”“敌我相当”三种兵力对比情况为例。

当“敌弱我强”时，往往采用包围战术。如一翼包围、两翼包围、四角包围等。包围是达成歼灭敌的基本手段。因为包围战术可以断敌退路，阻敌增援，并

削弱敌抵抗意志，在减少自身战损的同时，最大限度实现全歼敌军的目的。此时“强”不仅能胜“弱”，而且胜得干净彻底。

当“敌强我弱”时，往往采用游击战、运动战等战术。即利用天候、地形等因素，依托较大的作战空间换取时间优势，在运动中捕捉战机，或以己之分散造成敌之分散，而后在某一时间节点迅速集中兵力，对敌形成局部优势，进而消灭敌军的一部。然后不断重复此过程，各个击破敌其余各部，最终将敌我兵力对比由劣势转化为优势。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皆是如此。此时以弱胜强，是通过累积战果、积小胜为大胜的方式实现的。

当“敌我相当”时，往往采用正面牵制、打击翼侧的战术，即用一部兵力牵制敌人的主要作战力量，同时以主力打击敌人的薄弱部位。这一战术与“田忌赛马”的策略本质相同，即在次要方向上以小部兵力来消耗或牵制敌人的大部兵力，在主要方向上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人，以局部的劣势换取整体的优势。

使用归纳法对上述三种情况进行总结，可以发现，“强胜弱”与“弱胜强”的底层原理相同。所有“弱胜强”都是通过累积局部优势最后达成总体优势，或者说，总体的“弱胜强”是通过局部的“强胜弱”实现的。因此“弱胜强”本质上是“强胜弱”制胜机理支撑下的战术策略的具体运用。此外，实现“强胜弱”，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：“以强对弱”和“避强击弱”。“以强对弱”是指不管敌我双方总体实力对比如何，始终保持关键战场或主要交火线上处于优势地位；“避强击弱”是指应避开敌人的强点，打击敌人的弱点，实现作战效益最大化。这两个原则也是所有战术手段和对抗策略的关键思想。

## 强与弱往往共生共存

强与弱既可以作为对立的双方相互转化，也可以像硬币的两面，在同一个系统内相互依存、共生共存。自然界中存在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最典型的就是“鲁珀特之泪”。

17世纪时，英国查尔斯一世国王的侄子鲁珀特王子，把熔化的玻璃液滴进水中，造出了一种形如蝌蚪的玻璃，被称作“鲁珀特之泪”。这种泪滴形玻璃非常坚硬，其头部甚至能够抵抗子弹的冲击。但是只要对其尾部稍微施加压力，整颗玻璃就会瞬间碎成粉末。科学

家研究发现，“鲁珀特之泪”坚硬又易碎的原理在于，熔化的玻璃在遇水冷却过程中，由于内外冷却速度不一致，产生了巨大的应力。这种力抵抗着外因导致的形变，并试图恢复变形前的状态。就像拉满弦的弓箭会发生形变，并产生巨大的应力，搭上箭后轻轻一松手，在应力的作用下弓箭迅速恢复原形，箭就能射很远。但所不同的是，弓箭的应力主要分布在弓臂两端，而“鲁珀特之泪”的应力却主要分布在头部。这种力量分布的不均衡导致其头部非常坚硬，而尾部非常脆弱。从强与弱的角度来看，“鲁珀特之泪”头部的强，是尾部的弱赋予的，或者说没有尾部的弱，就没有头部的强，强与弱相互依存、共生共存。

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人类战争。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指出：“夫善游者溺，善骑者堕，各以其所好，反自为祸。”说明换个角度看，有时优势恰恰也是劣势。例如，当一支部队在兵力、装备、后勤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时，这支部队从上到下很容易产生一种胜券在握、轻视对手的情绪。受这种情绪的影响，指挥员就容易犯错。一旦犯错，若被对手利用，战局就可能发生逆转。三国时期著名的赤壁之战，曹操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，难免轻视孙刘联军。只因北方士兵不习惯坐船，便轻率地将舰船首尾相连，使人马如履平地。殊不知，士兵机动性的增强却带来了舰船机动性的丧失，而这是水战的致命缺陷。结果在孙刘联军火攻之下，曹军惨败。古人说“骄兵必败”，道理正源于此。

再比如，战场上为了掩护重要目标和夺取制空权，交战双方往往非常重视防空火力的使用。对于防空火力来说，防空雷达是功能强大的装备，就像一双“千里眼”，既可以远程侦察预警，又可以近距离引导打击，作用非常重要。但防空雷达也是防空系统的薄弱环节，因为雷达一旦开机，信号极易被侦测，一旦被定位，就会遭到敌人反辐射导弹的追踪打击或远程炮火覆盖。在经典的“贝卡谷地之战”中，以色列对叙利亚防空阵地的成功突袭，正是利用了叙军防空雷达的这一弱点。

综上所述，强与弱之间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。在战争筹划阶段，应全面客观分析双方实力对比，准确把握对方作战体系中的强弱点，深入思考其动态变化及相互转化的可能，进而针对性地采取“以强对弱”“避强击弱”等非对称对抗策略，从而以最小的战争成本，最大限度实现作战意图。

## 作战筹划须把握“三性”

■刘小云 范毅

## 挑灯看剑

作战筹划是对作战全局进行的宏观谋划与整体设计，是影响作战进程、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。战场的较量，早在作战筹划阶段就已经展开。指挥员唯有加强运筹谋划、冲破思维定式、重视前瞻设计，把握作战筹划的“三性”，才能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的嬗变中掌控主动，实现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”。

**谋略性。**古人云：“两军相交，以计为先。”以谋取胜，自古以来就是军事家追求的制胜之法，也是提高战场性价比的有效途径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举进犯延安，我军佯装撤退，兜兜转转几个圈子后，抓住有利战机将其击破。其实，早在筹划阶段，我军指挥员便综合分析当前局势，采取了正确谋略，所以能牵着敌人鼻子走。作战筹划重在剖析研究问题，运用谋略必不可少。应依据作战任务需求，坚持体系思维、超前思维、逆向思维，通过研判敌情、我情和战场环境，将谋略思想与高新技术合理相“加”，采取示形于敌、以假乱真、欺骗诱导等手段，做到料敌于先、见微知著、将计就计、力争主动。

**可行性。**作战筹划应该在机理上讲得通，技术上能实现，作战上能管用。面

## 把战斗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

■刘鹏飞

## 谈兵论道

文之盛，武则强。作为强军文化体系的主体，战斗文化是深化战争理性认知、孕育战斗价值观念、培育战斗思维方式、规范战斗行为模式的肥沃土壤，是军队强大战斗力的精神支撑。繁荣发展强军文化，应该把战斗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。

从理论维度看，战斗文化反映和揭示了四个基本问题，战争的本质、特点和规律“是什么”，由此形成战斗理论、战斗思想体系、战争有关学科以及战争哲学等理性认识，是战斗文化的认识论层面；战争的功能、作用、意义等“为什么”，由此形成对战争性质的评价、对战争社会功能的评价以及对军人自身的评价，是战斗文化的价值论层面；战争的思维活动“怎么想”，由此形成哲学思维方式、科学思维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，是战斗文化的方法论层面；规范、引领和驱动战斗实践“怎么做”，由此形成战斗规则、战斗作风等指导战争实践的行为模式，是战斗文化的实践论层面。其中，价值观念是战斗文化的灵魂，规范、引领和驱动着全部战斗活动，战斗文化的其他层面都是其直接或间接的反映。

从历史维度看，重视战斗文化建设

是我军的光荣传统。红军初创时期孕育的井冈山精神，就是军队战斗文化建设的生动反映，对人民军队战斗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1942年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：“我们要战胜敌人，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。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，这是团结自己、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。”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，人民军队用鲜血和生命熔铸形成了长征精神、遵义会议精神、延安精神、抗战精神、红岩精神、西柏坡精神、抗美援朝精神等，构成了我军战斗文化的精神图谱。在先进战斗文化滋养下，人民军队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，创造了用“小米加步枪”打败“飞机加大炮”的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。

从现实维度看，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，战争形态正在向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加速演进，推动着作战决策从单纯人脑向智能决策转变、对抗方式从传统火力对抗向算法博弈转变、作战要素从信息主导向智能主导转变、组织形态从“网络+”向“智能+”转变，作战力量从以人为主向人机协同转变、制胜关键从制信息权向制智权转变。新的战争形态必然催生新的战斗知识体系、战斗价值观念、战斗思维方式和战斗行为模式，引发战斗文化形态的整体重塑，要求我军战

## 群策集

博弈思维，即在特定规则下，参与者依据所掌握信息，基于其他参与者行为进行选择与策略运用的思维方式。在动态复杂的战场环境中，博弈思维能够协助指挥员深入剖析局势，精准把握各方行为的可能性和互动性，进而科学制定战略战术，争取最终胜利。提升博弈思维，要求指挥员具备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，精通博弈原理，并加强推理、判断、决策和运筹能力的培养。

**增强全局意识。**全局意识在博弈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它不仅是决策制定的重要因素，更是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所在。通过培养全局意识，指挥员能够摆脱狭隘的局部视角，全面把握博弈的整体架构和发展趋势，并据此制订出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长远规划。在田忌赛马的博弈案例中，尽管齐王的马匹在整体上优于田忌的马，但田忌的谋士孙膑巧妙地提出一项策略：用田忌的下等马匹对阵齐王的上等马匹，上等马匹对阵齐王的中等马匹，中等马匹对阵齐王的下等马匹。因此，尽管田忌在每一局比赛中失利，但他在接下来的两局比赛中均取得了胜利，从而赢得了全局胜利。这个策略的关键在于，通过巧妙地调整比赛组合，牺牲局部利益以实现全局胜利。现代战争涉及地面、空中、海洋、太空、网络、电磁频谱等多个作战领域，使得跨域协同与多域融合成为常态。为应对这一挑战，现代指挥员不仅需要具备出色的战术和战略眼光，更需拥有全局博弈意识。要求指挥员能够全面系统地分析各领域的动态变化，深入理解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整体战局的影响，综合考虑整体和局部的关系，以全局视角制定综合性的战略战术，进而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。

**学会换位思考。**拿破仑曾说，永远别以为敌人比你愚蠢。战争实践证明，轻敌或认为对手愚蠢，永远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。指挥员唯有深谙换位思考之道，方能尝试以对手的视角审视问题，深入洞察其利益、目标与约束，准确预判对手可能采取的行动与策略，进而优化自身的应对策略与决策。淮海战役后期，杜聿明计划率30万大军沿津浦铁路向西撤离，拥有大量核武器，并相互进行了核威慑的假消息。粟裕收到消息后，站在杜聿明的角度思考战场态势和可能的行动方案，认为走津浦铁路向西撤离是其上策，并作出将兵力重点放在西面的正确决策。粟裕通过换位思考，准确地理解了对方的意图和行动逻辑，展现出高超的博弈思维。现代战争以其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显著特征，更加要求指挥员具备卓越的换位思考能力，即深入剖析对手的思维模式与策略选择，并以此为基础全面评估己方行动与决策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收益。

**把握均衡要义。**博弈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均衡，使得所有参与者的策略都是最优的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每个参与者都对自己的策略感到满意，因

## 指挥员应多些博弈思维

■曾子林

为如果任何一个参与者试图改变策略，都不会获得更多的利益。均衡是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结果，博弈双方达到均衡时的最优策略不一定是己方收益最高的策略。冷战期间，美国和苏联作为两个超级大国，拥有大量的核武器，并相互进行了核威慑。双方都深知核战争将带来灾难性后果，无益于任何一方。因此，双方都采取了一种“相互确保摧毁”的策略，即保持足够的核武器，确保在遭受对方核打击后，仍然有能力摧毁对方。这种策略并不是为了获得最大的领土或利益，而是为了维持一种稳定的核平衡传统，防止核战争爆发。这种均衡状态的形成，本质上是对均衡要义的深刻把握和运用。因此，指挥员应时常借助研究经典战役、模拟演练等多种化手段，深化对均衡状态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感悟。在制定策略时，不仅要关注自身利益，更需全面考量其他参与者的潜在反应以及整个博弈环境，从而作出更为理智和周全的决策。

(作者单位：32105部队)